

新莎士比亚全集

THE NEW COMPLETE
WORKS OF SHAKESPEARE

VII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Shakespeare

新莎士比亚全集

十二卷版

方 平主编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1	理查二世	方 平译
181	亨利四世 上篇	吴兴华译 方 平校
361	亨利四世 下篇	吴兴华译 方 平校
529	亨利五世	方 平译

King Richard II

理查二世

方 平译



前 言

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，他宏伟的创作生涯起始于英国历史剧，而且初试身手，拿出早期习作《亨利六世》三联剧，就受到欢迎。伦敦的观众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舞台上以鲜明的形象，生动的情节，搬演着祖国历史上英雄人物轰轰烈烈的事迹，宣讲着民族兴衰安危的转机和鉴戒。莎翁为他的观众先后写下十部历史剧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进入（或即将进入）创作丰收期写下的首尾相接、构成四联剧的《理查二世》、《亨利四世》上下篇、《亨利五世》（1595～1599），它们被公认为莎翁在历史剧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。

在舞台上，这四联剧从陷于四面楚歌的理查二世被迫逊位，到扬威海外的一代雄主亨利五世和法国公主联姻，贯穿着二十多年戏剧时间（1398～1420）。这风起云涌的二十多年，

在英国历史上正好处于一个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史的骚动的变革时期。

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建立在以阶梯形为模式的封建等级制度上，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之前就被规定好了。这井井有条、自上而下、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是用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来保证的。贵族和贱民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平等的阶级鸿沟，而君臣之间的上下尊卑的界限更是天经地义、神圣不可侵犯。

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、伦理观念，千丝万缕又根深蒂固地和基督教会的神学思想纠结在一起，笼统着一圈神圣的光彩。理查二世深信不疑，戴在他头上的那顶金光灿烂的王冠是受之于天，蒙受着上帝的祝福。他越是陷入了政治困境，这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在他的头脑里越是剧烈膨胀：他本人代表着上帝的意旨统治这人间的王国，因此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，任何人世的力量动摇不了它一丝一毫。他像痴人说梦般把幻想当作信念，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奇迹的出现：

哪怕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也休想
冲洗掉君王额头上的圣膏——要知道
当初抹上这圣膏，有上帝的许可。
上帝所挑选的君临人世的代表，
世俗的凡人休想能推翻！
布林勃洛克胁迫着部下举起刀来
指向我黄金的宝座；有一个叛兵，

上帝便派遣一个荣耀的天使
去卫护他选中的理查。天使上阵了，
那不堪一击的凡人就纷纷倒下了——
苍天是永远守护在正义的一方啊。^①

理查二世出现在英国历史舞台上时，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快要走到它的尽头了。他可说是代表中世纪封建秩序的最有典型意义的最后一位国王了。他是末路英雄，然而封建专制制度万古不朽仍然是他的迷恋、他的好梦、他的信仰，因此他的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显得格外可悲了。

理查绝没有觉察到在他的统治下，城市手工业、市场贸易已日趋活跃，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渐在形成、壮大，而且终于显示出了他们是一股不容轻视的初生的政治力量。本来是固定不变的封建王国的政治格局现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这是理查所意识不到，不愿看到，而且是不能接受的。他曾经用极端厌恶的口气说到被他放逐的布林勃洛克公爵“一心想讨好平民百姓”：

仿佛要钻进他们的心，去博取
他们的好感，不惜贬低了身分，
一团和气地打躬作揖，也不怕，
在奴才们身上浪费一迭连的敬礼，

① 见《理查二世》第三幕第二景。

有意用微笑去取悦那穷苦的手工匠，
他会向卖牡蛎的贱丫头挥帽致意，
两个赶大车的说了声：“上帝保佑你！”
他慌忙躬身弯腰地献上了答礼，
连声说：“多谢啦，同胞们，我亲爱的朋友！”^①

处在社会底层的市民阶层，正不断地在经济领域中显示出他们的活力，为了谋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一个安定的局面，他们在政治领域中不再永远扮演一个不开口的哑角了。一部分有政治头脑和野心的贵族阶级为了争取民心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，开始懂得有必要放下贵族的煊赫的架势，披上带有“民主”色彩的外衣来装扮自己；他不再是两眼朝天，那么不可接近了。被理查描绘得不堪入目的那一幅画面，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历史性的变化。布林勃洛克以公爵之尊，又是王亲国戚（国王的堂兄弟），不惜自贬身价，向平民百姓（理查称之为“奴才们”）躬身弯腰，挥帽致敬。瞧，树立在贵族和平民间的阶级壁垒不再是那么森严了，在公开的场合甚至可以用“朋友”、“同胞”相称了。

眼看政治野心就要实现了，理查二世已成了他的笼中之鸟，趾高气扬的布林勃洛克（明天的亨利四世）骑着骏马，进入伦敦京城，受到市民的夹道欢呼。即便这样，对于这位即将举行加冕典礼的新国王继续保持“民主”色彩的姿态，还

^① 见《理查二世》第一幕第四景。

是必要的，只见他满脸春风，摘下帽子——

向左又向右，忙个不停地地点着头——

把头低得比高傲的马头还低，

他这样答谢道：“多谢各位了，乡亲们！”

就这么一路走，他一路连连地打招呼。^①

仿佛有意在作一次民意测验似的，骑着马、跟随在后面而来的是那个头上失去了王冠的理查。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再没有那样触目了：伦敦市民个个怒目而视，听不到有谁为欢迎他重返京城而发出一声欢呼；只有泥土、垃圾从高高的窗口纷纷地“冲着他神圣的脑袋一把把地扔下来。”^②

代表着上帝的意旨统治人间的国王，落到了被扔泥土、扔垃圾的地步，而一向至高至尊的他却“只是抖一抖身子、把沙泥抖下来”，可怜巴巴地忍受着这一切侮辱。这可是惊天动地、日月无光的人间变异啊。

伦敦小市民的自发行动，实际上也是在向那似乎是神圣的、永恒的、阶级森严的封建旧秩序扔泥土，扔垃圾。在这一幕历史性的场景里，以国王为总代表的封建制度一下子黯然失色了，成为被嘲弄的活靶子了。

① 见《理查二世》第五幕第二景。

② 理查的含垢忍辱，以及有关布林勃洛克笼络民心的描述（见第五幕第二景），都是有史实为依据的。

这时代的大动荡、大变化，在理查的凄迷惶惑的内心世界也同样地反映出来。戏剧开始，理查高坐王位，众贵族两边侍立，何等荣耀威严。他的意旨就是不可抗拒的命令，他一开口，两个公爵立即被同时驱逐出境。王叔一死，理查又只消一句话，不管有理没理，立即把老公爵的采邑，金银财宝全部攫为己有，彻底剥夺了他儿子的继承权。另一位王叔忍不住劝谏道：剥夺了做儿子的名分的继承权，也就是破坏了——

世世代代的传统、成规和惯例，
那明天也不必衔接着今天而来了；
你不会是你了。你怎么会成为国王的——
还不是凭父子相传、世代继承吗？^①

世代相沿的传统、法规，是立国的根本，封建社会的基石；理查之成为理查王，还不是凭父子世代继承？要是这封建大法被任意破坏了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忠告是有远虑的，说中了要害的。正在放逐中的布林勃洛克果然以讨回他的继承权为由，理真气壮地立即从海外赶回，踏上本土，起兵反叛。

可是理查却一意孤行，只知道他是国王，自有国王的特权，在他受他统治的王国内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不受任何约束。他

① 见《理查二世》第二幕第一景。

自食恶果，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困境后，还是只想着他是万人之上、受命于天的君主。

一旦他被赶下王位，被迫交出了王冠，光景陡变；他一落千丈，不知身在何方，连立足点都没有了：“我算得什么呢？什么也不是。”像一颗游离在封建秩序的轨道之外永远失去了归属的流星，他心中一片茫然，发出了这样的哀鸣：“我没姓，没头衔，连我在受洗礼领受的名字也被人篡夺了。”“如今不知道该用怎么个名字来称呼我自己。”他揽镜自照，甚至不认得自己的脸了；他愤然地把镜子摔碎于地，不承认映照在镜子中的是自己的一张脸。^①

在封建社会里，各人头上都有一方天，展开在他脚下的人生道路，从摇篮到坟墓，都是规定好了的。人人各就其位，各得其所；每个人都属于他的阶级，他的集团，都必须尽他的本分，扮演好他的社会角色。再没有谁比理查更善于扮演他的角色了，一言一行都打上了专制君主的印记（可惜扮演得太过分了）。现在，他的王国拱手让人了，戏唱完了，角色不存在了。他所有的只是一颗空虚的心灵，“我是谁”的惶惑的疑问和茫茫然的失落感。

在中世纪的封闭性的世界里，不容许有谁游离于集团之外、滋生灰暗的空虚感、失落感，这是和正统的封建思想格格不入的。可是在动荡不安、社会经历着变革、转型的时期，

① 揽镜自照的情节和理查自叹之词，见他被迫逊位的一场重头戏（第四幕第一景）。

有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，有人却被抛弃在历史的后面，失落感成为在这些失去生活方向的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。一个国王从受命于天的刚愎自信跌进了凄迷惶惑的失落感，更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：不仅是他所统治的封建王国被推翻了，整个中世纪的世界也发生了动摇，正在经历着痛苦的转变的过程。

再说，在封建社会里，各色人等都有明确的身分，各人的职责也都明白无误。做臣子的理应向君主宣誓效忠，这是天经地义。可现在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处境，年老的约克公爵不知如何是好了，他惶惑了，左右为难了。他理应向国王尽忠，可谁是他的国王呢？英国的王冠如今戴在亨利四世的头上了，他只能随大流所趋，把为臣的忠心转移给新上台的国王——虽然对于那倒霉的被赶下台的理查王他还怀着一份割不断的君臣情，在私下谈起理查在伦敦街头当众受辱的情景，不禁掉下了老泪。

可是在他儿子奥默尔公爵的心目中，理查依然是正统的受命于天的国王，现在他的王位被野心家篡夺了，正是用得到他尽忠报国，重振乾坤的时候。为此他和他的同党们密谋行刺亨利四世；不幸事不机密，被他的老父亲发觉了。因此爆发了一场家庭间的激烈冲突。

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里，本来黑白分明、势不两立的忠贞和叛逆。现在竟变得界限模糊，正邪难分了。儿子始终向正统的国王效忠，力图挽狂澜于既倒；这忠心耿耿，却被父亲认为大逆不道，赶奔到新王跟前告发儿子，坚决要求处死

这叛徒。可是这大义灭亲，在一群保王党的眼里，却只能是一种罪恶的出卖。

人们思想上的混乱，陷于此亦一是非、彼亦一是非的困境，同样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：中世纪已来到了它的尽头，在一个新旧交接、动荡不安的时代里，传统和变革发生了冲突，伦理道德观念、价值观念，失去了千百年来固定不移的准则；面对着这些空前的剧烈变化，人们产生了惶惑，一时之间竟是左右彷徨，无所适从了。

莎士比亚笔下的历史剧《理查二世》决没有意思把当时的英国政治舞台当作走马灯般来描述：大人物不断在更替，一个下场了，另一个登场了，让人发出世道无常、命运捉弄人的感叹。这一优秀的史剧具有更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。如果把这部历史剧当作历史教科书来读，笔者相信将有助于我们感性认识在这一历史转折期的时代风云。

剧中人物

理查二世^①

王后^②

约翰·刚特 兰开斯德公爵，王叔

亨利·布林勃洛克 赫福特公爵，其子^③

约克公爵 王叔

约克公爵夫人

奥默尔公爵 其子

格洛斯特公爵夫人 寡妇，其夫（王叔）被谋杀

托马斯·毛勃莱 诺福克公爵

司仪长

① 理查二世，黑太子爱德华之子，生于1367年，十岁接位，1399年被迫退位，随即遭到谋杀。在位二十三年。这一历史剧开始于他治下最后两年。

② 理查二世元配安妮王后歿于1394年的伦敦瘟疫；续娶法国公主依莎贝拉，当时她年仅九岁，理查二世被废时，她才十一岁光景。出现在历史剧中的王后已成年，当是借用安妮的形象。

③ 赫福特，原文“Herford”，据原始版本（“四开本”和“对开本”）的拼法，“新莎士比亚版”、“亚登版”从之；霍林舍德的《编年史》中则为“Hereford”，一般版本从之，似可译为“赫瑞福特”。

格林爵士	}	理查二世的亲信
布希爵士		
巴戈爵士		
诺森伯兰伯爵		布林勃洛克的心腹
亨利·潘西		其子
罗 斯	}	勋爵，依附布林勃洛克
威 罗 比		
费 兹 华 德		
勃克莱伯爵		
索尔兹伯雷伯爵		
萨 里 公 爵		
斯克鲁爵士		
卡莱尔主教	}	密谋推翻新王朝的同党
西敏寺住持		
艾克顿爵士		理查二世的谋杀者

众贵族，传令官二人，威尔士军官，王后的二侍女，园丁，花匠，
卫士，马夫，狱卒，众刺客等

场 景

英格兰及威尔士各地

第 一 幕

第 一 景 温 莎 行 宫

[理查王前行，约翰·刚特（兰开斯特公爵），众贵族及侍从等随上]

理 查 高寿的约翰·刚特——一向受尊敬的^①
兰开斯特公爵，你是否遵照誓言
把你那骁勇的儿子亨利·赫福特
带来了——好证实他上次对诺福克公爵
托马斯·毛勃莱所提出的激烈的控诉——
当时我没时间听取他那一番话。

刚 特 我把他带来了，陛下。

理 查 你还得跟我说，是否探问过他，
他控诉公爵，究竟是出于宿仇呢，

① 戏剧开始于1398年，时刚特五十八岁（在当时可算“高寿”了）。他是理查王的叔父。